

王公十八判

张传兴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7,4

内 容 提 要

四奸毙命陈珠华被歹徒卡死，用缠脚布绑在条凳上，狗旁留有一截血淋淋的断舌；祸从天降，斩巫出人命；艳如红宁妖附身……形形色色奇特的案件，引出清朝嘉庆年间福建大清官王绍兰断案的传奇故事。

本书不但情节离奇，而且再现当时当地的怪风异俗，男情女爱，是一部具有较强可读性的通俗章回长篇小说，读后颇能给人以启迪。

王 公 十 八 判

张传兴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印张 2插页 166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80534-220-2

1·200 定价：2.80元

序

宋祝平

8552117
《王公十八判》是一部传奇小说。

不过，书中的主人翁王绍兰却史有其人。他籍贯浙江萧山，生于乾隆四十年。嘉庆三年进士，曾在翰林院供职，后外放福建的屏南、建瓯、闽县任知县。逐年升迁至福州海防同知、福建按司、福建巡抚。嘉庆二十二年因被陷罢官回祖籍萧山乡居，潜心经史，著有《许邦学庐存稿》等二十九种书，卒于道光十五年。

王绍兰在福建任职期间，为官清正，替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智断许多奇案，为民辨枉洗冤，最为人称道。内中十八判，尽管案情错综复杂，离奇曲折，但他不辞辛苦，身体力行，或微服查访，或躬亲检验，顺藤摸瓜，巧破连环；又重事实，贱因循，不畏权贵，不欺贫贱，秉公执法，按律而断，终使案情大白，冤情昭雪，一时被誉为“王青天”，“南包公”。这“十八判”在福州地区不胫而走，辗转流传，再经过许多无名氏反复加工、充实、渲染，百多年来，不但演变为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还被搬上闹剧舞台和福州评话、伏唱艺坛。本书就是作者根据上述多种材料，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再加工、创作而成的。

684987

这又是一本来自民间颂扬古代“清官”的书。“青天大老爷”并非英雄，但中国的老百姓却偏给予特别的喜爱，发自内心地加以讴歌传颂，并几乎当作偶像崇拜。这种热劲，历经千年，至今不衰。于是，除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包拯、包龙图、包青天这位中国首屈一指的“清官”之外，中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各自的地方性“清官”。“清官”之所以如此的群众化得民心，当然是出于中国悠远的封建的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所致。另一方面便是来自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面对现实的社会环境，一时又摆脱不了无法改变于民百姓的命运的状况，就把希望寄托于“明镜高悬”，“解民倒悬”的“青天大老爷”一途上。这也就是批了“清官”好多年，批而不倒、不臭，反而弥信念坚的道理了。时至今日，古代的“清官”是否可取，另当别论。但若论“清官”的为人品质，大概可以为不同社会，不同阶层，心怀善良人们所能接受、所憧憬：如为官清廉，办事公正，断案不畏强暴，不惧权势，不徇私情，执法如山；不主观臆测，不捕风捉影，不武断专横而讲究科学。故而此类“清官”传奇，会给予人们获得精神、心理上的若干满足，亦不无训世骂人的现实涵义。不过，倒是希望百年之后，除了古代“清官”之书，不要再有现代“清官”之书出现，概因为“官”者并非人人皆“清”，但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以保障法律和民主，不以人治专制，而施法制民主，小民不冤乎枉哉，自然用不着再去找什么“清官”了。

民俗文学，在有些人的概念中，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称不上是什么文学。尽管这种见解，不似音乐界中美声唱法

和通俗唱法的争论那么公开化，但骨子里大体如是。比如有人写了一些诗歌、小说，往往会被人加上诗人或作家的桂冠。此例于今比比皆是。轮到搞民俗文学创作的人，大半便没有这般的幸运了，通常的文学刊物，除明白地冠以民俗文学头衔的以外，则一般也极少发表民俗文学的作品，似乎那不是什么创作。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见外。民俗文学，顾名思义，即民间通俗文学，也是文学的一种，姑且把它归到乡土文学一类中去。概因既称民间，便是滋生、扎根于乡土，为民间的创造，且多与地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风民俗融为一体，极富地方特色。乡土气息。既称通俗，那便是无论形式与语言，均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明白易懂，便于普及与接受。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学名著，象水浒、西游，便脱胎于此，似乎索性称之为通俗文学亦无不可。至于文学，实为人学，社会学的别称。没有人和社会，文学无由产生，也无由存在。衡量文学尺度的标准很多，大致有政治的，也有艺术的，但最终检验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就是它的社会功能，社会效益，还是要着眼于对人对社会的贡献。既看其启人心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又需视其受欢迎普及的程度。音乐界中的通俗唱法，经过几个反复，终于被人和社会承认接受。那么，源远流长的通俗文学便不尽是一个承认接受的问题了。在许多通俗文学里，包括对人对社会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或歌颂，或鞭挞，往往更直接、更纯朴，也更明快，大快人心。如果再检视一下通俗文学作品可观的发行数，则不单是一个“商业价值”，也显示了通俗文学作品受到群众欢迎的尺度和生命力。所以

民俗文学在文学界中实应占有自己应有的位置与份量。

我开始接触福州地区的民俗文学作品，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彼时我在一家报社当副刊编辑，便曾不断读到本书作者张传兴同志搜集整理的流传在福州地区的民间故事，从而帮助我这个外来户对于历史上的福州人民的向往、追求、喜怒哀乐和地方的民风民俗多了一分的了解，也多了一分的感情。此后，等我再次读到张传兴的民俗文学作品，则是十年浩劫以后的事了。此时，张传兴和民俗文学之作，已不是短篇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而是取材于福州的人和事所作的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创作。象《林则徐演义》、《郑堂的故事》、《榴花洞传奇》等等，每部都印发了七八万、十多万册，且流传到了海外闽人所居之处。张传兴生于福州，长于福州，长居陋室，长期生活于平民百姓之中，他的朋友亦大半是布衣市井之辈。正因为如是，他取材于福州的民俗文学作品，无论是地理环境的描写、民风民俗的陈述，还是典故俚语的运用，都具浓烈的福州地方特色，本乡人读来亲切，外乡人读来也觉得它们不同于别处的通俗文学，另有闽中的韵味。他的作品富有文学性之外，还具有民俗民情的考古价值。

张传兴自小当过工人，原来的文化程度亦不很高，他开始走文学道路，只是作一些民歌的搜集、创作。后来着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再后来，才进行了大部头通俗文学的创作。包括本书已出版了五本著作，而成为八闽乡土作家中颇具业绩的一位。这又只能归功于他对乡土的热爱，锲而不舍的韧劲和默默耕耘的蚯蚓精神了。

目 录

序

宋祝平

- 第一回 穷秀士遇寒倒后园
白小姐慕才订终身……………(1)
- 第二回 无奇不可有诬告从天降
有利不可贪冤狱平地起……………(7)
- 第三回 老婆当赌注恶棍逞凶
县官平冤狱百姓庆幸……………(17)
- 第四回 鸳鸯湖水泛涟漪
梧桐树下起风波……………(24)
- 第五回 报案妇号啕痛哭
王绍兰洞察秋毫……………(31)
- 第六回 翻积案为民请命
找麻烦自坠漩涡……………(36)
- 第七回 真真假假难辨虚实
节节枝枝巧剥伪装……………(40)
- 第八回 愚孝子打妻是非不分
贤媳妇悬梁生死未卜……………(45)
- 第九回 柴建文愿意随随便便认罪
王绍兰岂肯马马虎虎判案……………(52)
- 第十回 醉老翁糊涂结案
愁轿夫含冤招供……………(62)

- 第十一回 慧眼识乡贤 巧计断奇案 (68)
- 第十二回 找线索查访得法 破奇案出奇制胜 (78)
- 第十三回 春生失水生死不明 胎顺结亲钱色皆贪 (85)
- 第十四回 丝线店前肚兜试心事 内厢房里莲花勾旧情 (92)
- 第十五回 陈春生领得贤妻归 胎顺哥捧着烛蒂哭 (102)
- 第十六回 花花公子巷口遇艳 老实哥哥乡下余米 (107)
- 第十七回 新郎暴死表姐家 弱女屈供公堂上 (113)
- 第十八回 深入现场疑中有疑 柳暗花明案外有案 (119)
- 第十九回 白塔寺传出奇闻 野和尚想讨老婆 (124)
- 第二十回 慌慌张张招姐做媒 热热闹闹和尚成亲 (131)
- 第二十一回 睡美人感恩等幽会 野和尚遇艳起奸情 (138)
- 第二十二回 文儒坊惠兰姐赠簪 河口嘴祥林佛卧床 (146)
- 第二十三回 安秦桥虾米倂解囊 大桥头抢劫犯落网 (154)
- 第二十四回 喜堂上慧兰姐苦泪潜 洞房皇虾米佛喜气洋 (162)

- 第二十五回 归客贪欢吐真情
知府审椅破窃案.....(170)
- 第二十六回 罪犯作案能乱真
王公断案不信邪.....(177)
- 第二十七回 赴雅会避雨花生铺
申奇冤验尸土地庙.....(182)
- 第二十八回 无赖子弟断舌
强奸杀手正法.....(195)
- 第二十九回 桂香有口难辩胡招供
明亮无风起浪乱画押.....(201)
- 第三十回 王按司难寻真凶手
白夫人夜审新娘子.....(212)
- 第三十一回 元宵夜跟踪金耳扒
洗冤日披彩红花轿.....(221)
- 第三十二回 争风水陈姓斗林姓
买人证夏莲嫁张俊.....(230)
- 第三十三回 沉冤十八命终得法官判
昏庸五道台唯有兰飘香.....(236)
- 后记.....(245)

第一回

穷秀士遇寒倒后园 白小姐慕才订终身

话说清朝乾隆五十七年冬，不知为什么杭州雪下得特别大。大地一片白皑皑，树着素装，瓦铺积盐，河走银蛇，山驰白象。北风吹过，人们脸上刺痛刺痛的。

“哗哗叭叭！”“哗哗叭叭！”鞭炮声此起彼落，硝烟弥漫，仿佛在杭州街上空复盖着飘飘逸逸的轻纱。空气中混杂着酒香，卤肉香，炸油鱼香、硝烟香。从这里就可以闻到乡土节日的特有气味。这天是大年除夕，人们显得格外忙碌。有的手持锡壶，沽酒过年；有的肩背包囊，游子归乡。天寒地冻，每个人的脸颊都冻得跟红桔一样的红。

青云街南端，住着一户富绅。家主白员外，年过半百，膝下有一男一女。发妻亡过多年，把一个标致的年轻丫环纳作继妾。家资颇丰，田产不薄，讨租吃饭，不愁寒饿。

白员外的儿子名叫白于旺，岁数也已十八九了，但是，他不爱这儿子。为什么？不肖呗。

白于旺靠着家里有万贯家资，又是独子，反正一生吃喝玩乐不愁，因此终日游手好闲，年纪轻轻的，却嫖赌淫鴉片拳头仗样样都会。花钱好比烧钱纸（冥钱），任意挥霍。白老员外时有责骂，他却当作耳边风，愈来愈不象话，今天偷

家里的金银首饰，明天又把田契拿去当赌注。有一次被白员外碰上，想掴他一个耳光，以示教训，哪料到白于旺在外面学来的拳术却运用到自己父亲身上，两腿三拳地把父亲打倒在地，掖着一包细软，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这一天起，白员外对儿子已完全失去希望，当他死去一般，便移爱女儿身上。

同是一个父母所生，兄妹秉性却完全两样。妹妹白于兰，不仅长相美，而且天性温文尔雅，诗书五经无不攻读，虽然是女儿身，却饱学多才。白员外经常对人叹息说：“都怪我祖宗墓地风水不对头，如果我家男女儿对换，今日小老何愁之有？”

白员外所谓移爱女儿身，就是把偌大的一个家当让给于兰掌管。白于旺在外鬼混，家里事他也无暇顾及。这时，他早已跟一批狐朋狗友鬼混去了。过年节一应大小事均由于兰安排，就班循序，有条不紊。全家吃过团圆酒后，供了年夜饭，白于兰便退回自己的闺阁，在窗前摆好香案，履行一年一度的祝天礼赞。她重新洗手，点燃香烛，对天祷告：“过往众神明，念弟子白于兰一片虔诚，一祝家父身康体健，益寿延年，二祝兄长浪子早日回头，三祝依家得配美满……”方说到这里，突然窗外传来呻吟之声，她嘎然噤声，洗耳静听，觉得呻吟之声好似起自园门之外。她唤来丫环春梅，一同细听，果然呻吟声忽粗忽细，忽高忽低地从园门外送进纱窗。白于兰惴惴之心格外灵敏，忙派春梅下楼探个明白。

有顷，春梅上楼回报小姐，后园巷门外冻倒一个年轻男子。救人要紧，白小姐亲自下楼，不顾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把冻倒之人扶进园内，在暖亭里灌汤灌茶，终于把人救醒过来。

这个男子，衣衫褴褛，但看得出是穷秀才模样，眉目清秀，天庭饱满。白于兰第一眼便留下一个好印象。

穷秀才苏醒过来，见是个陌生地方，身旁站着两位未曾见过面的年轻女子，心中忐忑不安，慌忙支撑弱体，行礼作揖道：“二位千金，小生被雪冻倒门外，莫非为你们所救？”春梅向穷秀才白了一眼说：“废话！没我二人救你进来，你会从雪地飞进暖亭？”穷秀才得知面前站着的是救命恩人，又慌忙站了起来，行礼道谢：“谢谢二位千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倾倾斜斜地差点跌倒地上。幸亏白于兰扶得快，才没有闪失。春梅过去把穷秀才按下座位后略带埋怨地说：“都不看看自己弱成什么模样了，还要站起坐下地那么多礼干吗？我得先告诉你，可不必嘴巴这么甜，千金长千金短地喊着。我不是千金，她是千金，是我家白于兰千金小姐！我是她的贴身丫环春梅。往后你就叫我春梅，叫她白千金、白小姐随你的便！”穷秀才心里想，这位丫环肯定是多嘴婆，废话不会比我少。

通过双方的对话，两边的身世互为明白。原来这位穷秀士是浙江萧山有名的举人王绍兰，桃桂单枝，无兄弟姐妹，父母又双双亡过。此番由族中叔伯帮忙筹划了一些盘缠，抛乡别井，赴京求取功名，谁料走到途中，却被打闷棍的劫去盘缠细软。他在风雨中走了两天一夜，来到杭州城。由于风雪过大，支撑不了，冻倒自家后花园门外。

当白于兰了解到穷秀才就是萧山才子王绍兰后，印象更

好了。她忙禀过白员外，要求父亲留下这个举人。半路投进这么一个才子，白员外求之不得，好生欢喜。王绍兰如果能成器，不就是自己将来的乘龙快婿吗？他愈想愈美，连日忙得不可开交，打发人清理了一个大书房，让王绍兰住下读书。开春后，他赠与三百两纹银，又派一个书僮安安，陪王绍兰赴京。

王绍兰在白府住期虽然短暂，与白小姐的诗文来往却每日不断，以文会友，以诗会心，他俩的感情与日俱增。丝帕丹书，剑影琴声早作了他俩的媒妁。“七月七夕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些诗句，他俩不知在暗地私下里默念了多少回。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白员外探明女儿心事，便作主将于兰终身托付王绍兰。

文章不负有志人。王绍兰终于金榜题名，中了第十三名进士，经过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当捷报传到杭州白府时，白小姐忘了梳理，淡装便服跑到大厅，接过黄榜捷报，看了一趟又一趟。

白府此时红灯高照，彩结幔天，京鼓吹打，鞭炮喧天，比白员外过生日还要热闹，欢庆王绍兰高中。

过了个把月，王绍兰自京中传来一信，告诉白员外父女，近期他不准备回来省亲，白于兰所托终身，叫他父女俩要绝对放心，他不是陈世美，更不是王魁；待他在京好好学几门经世致用的知识，散馆外放时便回杭州成亲。“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诗句附在信的末端，赠给白于兰，作为压心磨盘。

三年时间在王绍兰方面，觉得过得很快，一晃几个月，一晃又几个月，因为他忙于学习，时间总觉不够用。

三年时间在白于兰方面，觉得过得太慢，度时如度日，度日如度月，度月如度年。她太想王绍兰了。经常做喜梦，王绍兰回来成亲；同时也经常做恶梦，好象有人在破坏他俩的美满良缘，舞台上陈世美和王魁形象经常把她从梦中吓醒过来。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王绍兰在散馆的当天，收到白于兰的一封长信，他边看边发抖。晴天霹雳，白于兰一家突然发生了剧变：

兰郎如晤：

别时杨柳尚依依，倏忽雨雪又霏霏，时光如驶，瞬息三年。然而妾在家每日三倚栏，两眼几欲穿，千帆过尽皆不是，夕阳脉脉水悠悠。离愁别绪，可想而知。

天有风云不测，人有旦夕祸福。妾家遭变，晴天霹雳。恶兄野性愈加无状，狂嫖烂赌，挥霍无度。严父虽有万贯家资，何足败子一夜之挥。窃金银首饰，盗田契房据，无所不作，家贼难防。近半载以来，恶兄愈演愈烈，不堪言传，先偷情于继母，后拐卖于远方。家严见状，七窍生烟。悲生贼子，孽债难偿，突生短见，深夜悬梁。可怜妾孤女抚父尸，痛哭号啕，叫天不应，呼地无门。恶兄狼心狗肺，趁父亡之危，独霸家中，招男盗女娼，登堂入室，放浪形骸。仅数月之间，荡尽家产。恶兄一恶未果，二恶又生，逼妹卖身，天理不存。妾无路可走，只得夤夜出逃，投靠姑母，寓居苏城。

妾之窘境，郎当知之，速归救援，迟则无缘。情长纸短，泪寄相思！

谨颂

大安

妾于兰敬上

王绍兰见到未婚妻这一封信，心急如焚，连夜具奏折，恳求嘉庆帝恤情让其早日外放，以解家庭之困。嘉庆才登基三天，大施仁义，果然准奏。然而，急放没有好缺，只能由县令做起。王绍兰为着救援未婚妻，哪顾这些，满口答应。三日后，由吏部传旨外放王绍兰任福建屏南县县令。

当日，王绍兰即束装南下，不分昼夜，水陆兼程，先赶到苏州接未婚妻白于兰。二人在姑丈姑妈主持下草草成婚。半个月后，王绍兰率眷直奔福建屏南到任。

月余时间，王绍兰到达屏南县。

第二回

无奇不有诬告从天降
有利可贪冤狱平地起

且说清朝嘉庆之年，福建屏南县城关有个欧大户。户主欧其善员外，家资万贯，娶妻罗氏，膝下有两男。按理说，欧员外财丁两不衰，可享天伦之乐。殊不知，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前年他的长子欧明；得了伤寒病，仅两天就一命呜呼。偏偏欧明又是一个作风正派有作为的孩子，匡家理财，里里外外都甚得欧员外的心意。长房长子正好是一个理想的继承人。谁知天公不作美，在欧其善花甲之年，阎王过早地夺去了欧明的性命。欧员外痛不欲生，老泪纵横。他的结发之妻罗氏和贤慧的媳妇陈氏，终日好言劝慰，欧其善脸上的愁云才慢慢消退。

母爱比父爱更伟大，更深沉。罗氏怕引起丈夫伤心，只好强忍着那股爱子之情，不让其表露。由于长期压抑，积郁成疾，两年后，她果然卧床不起。欧员外请尽省城名医，福州回春药行的药方纸积了一叠又一叠，罗氏病症不但不见痊愈，而且一日重过一日。

这天一大早，长房媳妇陈氏，匆匆跑进公公书房，对欧其善说：“公公，婆婆病症有变！”欧其善闻说，魂飞魄散，三步并作两步，赶至罗氏上房，见罗氏脸色如纸，双目

紧闭，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他轻轻摇着罗氏臂膀，嘴里喊着：“妻！妻！”罗氏微开双眼，望着丈夫，勉强心力，喃喃道：“叫……叫欧正回……来！”欧正是欧其善的次子。习相近，性相远，同是一个父母生，长子次子完全相反。欧正终日在外浪荡，嫖、赌、饮、鸦片、拳头、伙，样样不辞，六症之中，最嗜赌博。他一赌上瘾，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月、两个月不归家。欧其善的家财已被耗去大半。还好，欧员外掌财有方，一方面断了欧正用度的供给，另一方面在亲朋戚友中宣布不承认欧正的任何债务。开头欧正手头有点吃紧，也回家吵了几次。可是欧员外十分严厉，他几次回家吵闹都被家丁撵了出去。

欧正又有两个多月不回家了。欧其善见妻子病入沉痾，思念欧正，不忍拂其意愿。长房媳妇陈氏也在旁怂恿：“公公，婆婆思念二叔，还是速速派人叫他回来！”欧员外点点头，陈氏打发家丁福福前去寻找欧正。

福福走在路上，心中嘀咕着：“屏南县这么大，叫我到何处找少爷？不妨到有大赌场的地方走走看，也许会碰上的。”果然，走了3个赌场，欧正终于被福福找到了。

欧正在吸血蚂蟥的楼上正赌得天昏地暗，已经三天两夜不下赌桌。突然福福闯上楼要他回家，他睁着像蚶一样红的双眼，有气无力地问福福：“是谁叫我回家？”福福连忙答道：“是员外老爷叫你回去。”欧正漫不经心地敲着骨牌说：“我不相信，老爷会来叫我？！要么，是我妈派你来叫我的。”福福急着说：“少爷，我不会骗你的，是老爷来唤你回家的。”欧正继续打牌，心不在焉地说：“我不信！”